

九州幻想书
Chinese Odyssey Book Series

东晋 好异 谭

正雪
中国·东晋时代，神话历史的开端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晋妖异谭 / 正雪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104-0611-9

I. 东… II. 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8905号

东晋妖异谭

作 者: 正 雪

责任编辑: 阿 豚

装帧设计: kasumi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00×1230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7.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611-9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九州幻想书系
Chinese Odyssey Book Series

东晋 正雪

正雪
中国·东晋时代，神话历史的开端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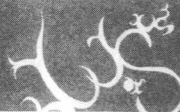


目录

外传 嫦娥之卷	四 大星落之卷	三 驭鬼符之卷	二 宣示表之卷	一 顺楼之卷
198	132	087	052	004

一

蜃樓之卷



此为东晋太兴二年之事。

最初的遇害者，是位四十出头的商人。

商人是吴兴人，但近年来一直在京师建康做些小生意。几天前，他刚得到母亲亡故的音讯，遂把店面交托给朋友代理，匆匆赶回故乡奔丧。

途中，商人经过了吴兴郡的天目山区。

天目山间的山路上树荫茂密，商人走了一两个时辰后，脊背不知不觉涌出一股奇怪的寒意，让他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商人嘟囔了一声：“怎么回事？”这时才发现，周围竟然没有任何其他活物的动静，除了自己的声音。

没有鸟雀的啼叫，没有野兽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树叶摇动的声响。

商人脸色苍白地停下脚步，疑惑地左右张望，但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提心吊胆地继续赶路，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忽然，商人注意到在前面山坡的下方谷地中，有一座美轮美奂、金光灿灿的庄园。



即使在京师建康，商人也从未见过如此奢华的宅邸。他一边走，一边频频张望那座山庄。他离开家乡吴兴郡已经有三年了，没想到短短三年间，这天目山里居然就多了这样一座豪宅别墅。

不过，由于近年来中原陷入空前战乱，晋朝皇室和北方的士族豪门纷纷从中原逃到江左一带定居。或许这座庄园就是某位北方名门士人新置的产业吧。

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商人看见那座庄园中开始点起灯火，心想如果能在山庄中借宿一晚就好了。

于是，他走下山坡，沿着黄色琉璃瓦的高墙来到了庄园正门前。

“金谷”——正门的匾额上用钟体的行书写着这两个金粉大字，想必就是这座庄园的名字了。

突然，大门洞开，一名美貌少年迎出来对他说：“天色已晚，客人是否要借宿？”

商人吃了一惊，询问他为何知道自己是来借宿的。

少年微笑说：“此处山水虽好，但人迹罕至。主人独居寂寞，因此吩咐若有客人路过便请他进来。”

商人这才稍稍安下心来，跟随少年进了庄门。

这座庄园，在远处眺望是一幅景色，走近看，景致却又有很大区别。远眺的时候，可以看出庄园整体布局的精美和华贵的气势；而进门之后，商人更是为这美景的细部而目眩神迷。他就像乡下人刚进城般战战兢兢、手足无措，拥有如此奢华庄园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物？

他终于忍不住向引路少年发问：“请问此处主人的名号是？”

少年回眸微笑：“主人姓石，曾作过刺史，目前在朝中担任一个闲职，因此大多时候并不住在京师，只在此地忘情山水。”

商人没有这样一位姓石的贵人的印象，他心想大概是最近才从中原迁来的豪门大族吧。

少年把商人领到一座名叫“崇绮楼”的楼阁中。并吩咐几名美貌少女为商人更衣梳头，还换上了一身华美整洁的新衣。随后，商人被领到楼上，出席主人设下的筵席。

姓石的主人殷勤地请商人在旁边客席坐下，侍女们端上丰盛的菜肴，另有一班乐妓吹笛鼓琴，轻歌曼舞助兴。

酒是从未见过的佳酿，菜则极尽奢华之能事，在盛夏时节却端出了冬季才有的食材，各种山珍海味也都是商人从未听说过的。

乐妓们的才艺、姿色，同样令商人瞠目结舌，心醉神迷。

商人不由万分庆幸，没想到这辈子会遇上一次这样的好事。他不由连连向石公道谢。

石公大笑说：“能博君一乐，亦是我之乐事。既然今晚如此兴，索性请君欣赏一下我最珍贵的宝物吧。”

石公向一名侍女吩咐下去。片刻后，随着环佩轻响，淡淡的香风迎面吹来，一位绿裳女子，在众多少女簇拥下亭亭走了过来。

乍一看，商人并不觉得那绿裳女子有多漂亮。她的肤色偏黑，瞳仁色彩则很浅，似乎有南方越人的血统。不过，在周围众多的少年美女簇拥下，这绿裳女子却像是数斛明珠当中的唯一一颗祖母绿般绽放出夺目的异彩。商人看她第二眼的时候，忽然觉得这绿裳女子实在是美得不可思议，她的肤色是犹如从内部放出光芒般的浅黑，眉眼鼻口耳无一不精致玲珑，简直毫无缺陷，而那淡色的瞳仁则更有一种勾魂摄魄般的奇异魅力。

商人不通音律，但当绿裳女子吹奏起玉笛的时候，他却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迷醉。

笛声好像化作成洁白的羽毛，轻轻搔弄他的心弦；而后又一阵阵揪着他的心，令他心酸悲伤，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情爱与离合；笛声始终不停地揪着、揪着他的心，就在商人觉得自己的精神快要承受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整个身心忽然陷入了不知天上地下亦不知寒暑轻重的忘我境地。直到笛声完全消失，商人才怅然若失地回到了现实。

商人不由叹息说：“这是天上之音，没想到能在世间听到。”

石公哈哈大笑：“君已看遍我所藏之宝。你说，倘若人能够一生在这园中逍遥，极尽耳目声色之欢愉，就算神仙帝王，又有什么可羡慕的？”





商人由衷地说：“正是如此。”

这时，石公忽然对商人说：“我似乎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离开金谷园到外面去了。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年了？”

商人有点奇怪，但仍然回答：“现在是太兴二年。”

石公说：“太兴二年？那么，离永康元年相去几年？”

商人怔了怔，说：“永康，那莫非是惠帝的年号？离现在都已经十九年了。”

说出这句话之后，商人突然感到周围的气氛瞬间改变了。原本浓郁的香气，变成了腐烂的恶臭；周围灯火通明的华美殿堂，也急剧暗淡了下去。

商人吃了一惊，战战兢兢地问：“石公，怎么回事？”

他转头朝石公望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刚才坐在象牙床上的石公，却变成了坐在一具老树桩上的腐烂尸体。

那尸体的衣服只剩几缕挂在身上，皮肉脱落，露出白森森的骨架，脸上的眼眶是两个大黑窟窿，有一条白色的长虫正从窟窿中钻进钻出。

那腐尸用两个大黑窟窿直直地看着商人，蠕动着沾满泥土的嘴唇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原来……我已经死了十九年了。”

腐尸似乎要从树桩上站起来向商人靠近，商人毛骨悚然地一跃而起，惨叫起来：“救命！救命！”

他突然发现，周围侍立的那些美少年和美少女，也全都变成了石公一样的腐尸，它们摇摇晃晃地朝商人逼近而来，低沉地说着：“客人不是要在此地借宿么？还要去什么地方？”

商人的两腿失去了支撑身体的气力，胯下全都被失禁喷出的尿沾湿。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倒了下去。最后听见的，只有撕心裂肺般的凄厉惨叫。

第一节



这次要给诸位讲的，就是关于金谷园的奇妙轶事。

对我——秩七品佐著作郎干宝——而言，事件是从四月的一个清晨开始的。

那年夏天颇为炎热，我本想早点起床整理资料，趁着早上凉快赶紧撰写一卷国史，但坐在书案前却心浮气躁，觉得写这些正经史书实在乏味。

推开书案，我拾了把小扇、穿上木屐，走到铺在门前庭院的一张席子上懒散地盘腿坐下。清风穿过庭院迎面吹来，这才让我感到一些惬意。这样的好天气，就该悠闲度过才对，撰写国史之类麻烦的事情，还是留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去考虑吧。

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黄鹂，鸟嘴上还叼着一封信笺。黄鹂把信笺丢到我脚前，随后飞到前面不远处的篱笆墙顶，就在那里停下不动了。

我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那只显然在发呆的黄鹂，俯身捡起信笺。

不出我所料，信封上的落款果然是郭璞。这家伙还是那么爱耍小



把戏。我苦笑一声，但并不反感，随手拆开信封。

“我友令升：

吴兴发生了件怪事，我想你应该会感兴趣。等候你前来敝宅一叙。又及，看完信，请对信使道声谢。

郭璞”

我放下信，心头不由涌起一阵好奇。

这几年，我一直在搜集各种神怪轶事，编写成一个名为《搜神记》的集子。虽然撰写正统国史是我身为佐著作郎的职务，但那些怪力乱神、不可思议的奇闻轶事更让我感兴趣。

而我之所以和郭璞成为好友，除了因为他文才出众、知识广博令我敬佩之外，就是因为郭璞身上带有一种神异的色彩。

他精通星占、望气、风角、谶纬、占卜、相术、占梦、风水、堪舆等各种秘术，年轻时还从河东郭公这位术士的手中得到了记载术法的《青囊中书》。虽然他的官位只不过是尚书郎，也并非世家大族出身，但京师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对他有一种又敬又畏的心理。在遇到各种神秘事件，或者在重要的事情上需要占卜时，经常有人来请求郭璞的帮助。

不过，在这偌大的建康城中，真正能和郭璞称得上是知己的，或许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拜访郭璞的时候，他就像是一株孤松般独自站在屋檐的黑影下，用阴郁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拿出了带来的酒菜，笑着说我正在搜集神怪轶事，很想和他聊聊这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有些警惕，但依然将我让进了屋内。那天我们从中午一直聊到深夜，相谈甚欢。我原本就不认为郭璞是众人想象中的那种孤僻而神秘的妖人术士，在交谈之后更为他的博学多闻所倾倒。从此之后，我们便经常互相拜访走动。听说什么地方出了神怪轶事，不是我去找他，便是他来找我一同前去调查。

一边回忆着这些令人心情愉快的往事，我一边回屋换上了出行的装束。正要出发，忽然注意到那只黄鹂还站在竹篱笆上可怜兮兮地望

着我。

我叹了口气，对黄鹂拱了拱手，大声说：“多谢你送信了！”

黄鹂像是挣脱了某种束缚一般，“哗”的一声振翅而起，啼叫着飞走了。

郭璞的住处，位于朱雀航——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大航——附近。朱雀航是横贯秦淮河的大桥，周边是小市民和商贾聚集的繁华区域。我出门走到嘈杂的市场里沾了坛酒，随后来到位于秦淮河堤旁的郭璞家门前。

从围墙外看，这座宅邸并不大，但我每次进门拜访时，经常有一种错觉，宅邸内部好像院落重重，占地面积十分广阔。这究竟是通过内部建筑结构营造出的视觉错觉，还是郭璞在自家宅邸使用了风水堪舆之类的秘术呢？我也曾向他问过这件事，但他却总是笑而不答。

我推开木门，走进院子。

虽然并没有多余的假山、池塘之类的布置，但庭院里的树木花草全都被照料得井井有条，让人一看就心情舒畅。

我高声喊着郭璞的字：“景纯，我来拜访了！”绕过了正面的影壁向前转去。影壁后的一片花田里，有位容貌清秀、身形婀娜、衣着得体的年轻女子正在修剪花枝。她用手背擦了擦额角的汗水，向我露出了微微的笑容说：“啊，郭郎刚说令升要过来，你就真来了。”

女子名叫婵娘，是郭璞南渡途中买来的婢女。她气质优雅、谈吐得体、诗赋音律都颇有才华，是位少见的才貌双全的佳人。因为这座宅邸中除了郭璞和婵娘之外并没有别人居住，我有时也会觉得婵娘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和婵娘寒暄了几句，从前面的房屋里传出了郭璞的熟悉声音：“令升，来得正好。”

我提起刚才沾的酒坛，说：“我带了酒来。”

郭璞笑着回答：“就由我来准备菜吧。那么，鲈鱼怎样？”

我不太清楚郭璞今年的岁数，估计也应该有三四十岁了，但他的





相貌风度却依然像是二十五岁的人般风神俊秀。此时，他极洒脱地穿着缥纨半袖、长裳和木屐，肩扛着根钓竿、手拿着个木桶，走到了庭院里。

我苦笑看着他的装束：“莫非景纯现在才要去秦淮河里钓鱼？”

郭璞说：“是啊，鲈鱼还是要刚钓上来就下锅烩的才最为鲜美。”

他在铺着草席的树荫下落座，把木桶放在面前，随后便把挂着钓饵的鱼线放进木桶里，神态悠然地在只盛了半桶清水的木桶中垂钓起来。

若是不了解他的人，恐怕会以为这是发疯的举动吧。真是喜欢耍弄小戏法的人。我叹了口气，走到郭璞旁边看着清澈可见桶底的木桶。

就在这时，桶里水波激荡，垂入桶中的钓线突然被什么东西拉得笔直，郭璞淡淡地说：“上钩了。”随后他动作熟练地一甩钓竿，顿时水花飞溅，一尾三四斤重的鲈鱼“啪”的一声摔在泥地上，兀自还在摆尾跳动。

婢娘早就习以为常地抿嘴一笑，拾起活蹦乱跳的鲈鱼，侧头问：“郭郎，是煎、炸、烩，还是清蒸？”

郭璞把钓竿放在一旁，笑着说：“烩吧。”

婢娘点点头，就朝里间的厨房走去了。

我和郭璞相对一笑，便也在席子上坐了下来，撕去酒坛的封泥，与郭璞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酒来。

我先提起了来意：“景纯，你信里说吴兴发生了怪事，是什么事情？”

郭璞道：“想必你听说过石崇的金谷园吧。”

我当然知道，石崇是本朝最有名的富豪。二三十年前武帝当朝的时候，大晋的都城还在洛阳，那时天下无事，歌舞升平，士族们竞相以奢侈斗富为荣。而石崇就在那一时期留下了相当多的逸话。

当时国舅王恺刷锅用糖水，石崇就用蜡烛来生火；王恺用紫丝布制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五彩锦缎铺设了五十里的步障。

王恺无计可施，向武帝借来了宫中的至宝，一株二尺长的珊瑚树，在宴会上向包括石崇在内的众多宾客炫耀。石崇冷笑一声，随手

就用铁如意把珊瑚树砸得粉碎。王恺大为恼怒，责备石崇嫉妒毁宝，石崇随后就吩咐仆人从自己家里搬来十几株珊瑚树，每一株都比王恺借来的珊瑚树更高更美，最高的竟达三四尺。王恺从此甘拜下风。

可惜，这样一位奢侈压倒皇室的天下首富，最后却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我对郭璞说了这番话之后，他点了点头，说：“这次的怪事，就和石崇的金谷园密切相关。”

然后，他像是要故意让我紧张般停顿了一下，才又说：“有人在天目山中看到了金谷园。”

我大吃一惊：“不可能！金谷园早就在战乱中毁坏了，而且位置是在洛阳郊外，怎么会在吴兴郡的天目山出现？”

郭璞说：“不但如此，而且还先后有好几个过路人被邀请进入天目山中的那座金谷园里游玩，他们全都得到了闻所未闻的奢华款待。而且，包括石崇、绿珠这些本该早就死去的人，他们也全都亲眼目睹，并与之交谈。”

我心中的疑惑更加深了：“不但金谷园重现，而且死人复生，殷勤款待过路人？会不会是某个富人欺骗过路人的恶作剧？”

他摇头道：“如果是恶作剧还好。但是，那些在天目山的金谷园接受了招待的路人，最后全都遭遇了可怕的怪事。”

我问：“什么怪事？”

郭璞说：“他们离开天目山之后，以前熟悉的亲人、朋友全都不认识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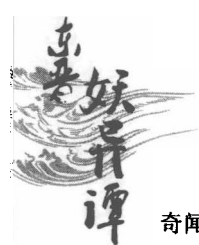
我不敢置信地说：“为什么？”

郭璞神色凝重地说：“因为他们的外表，和进山之前相比都衰老了二三十岁。”

我怔怔地看着郭璞。这时候婢娘正好把炖好的鲈鱼放在食盘里托了上来，我们便暂时中断了话题，开始饮酒吃鱼。

虽然婢娘的烹饪手艺很好，但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刚才的谈话内容，就连鲜美的烩鲈鱼也没下几箸。





重现的金谷园，一夜之间衰老的过路人，这真是神奇而又恐怖的奇闻。虽然我以前曾听说过很多神怪轶事，但这次给我的震撼最大。

我的心思全都飞到了天目山，转眼间就做了决定，我必须去亲眼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才甘心。我立刻急切地对郭璞说：“景纯，我对你说的金谷园怪事很感兴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陪我一同去天目山调查一下？”

郭璞喝了口酒，笑着说：“我猜你就会感兴趣。那么，我们明天早晨出发前往天目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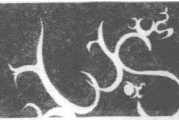
我大喜道：“再好不过了！”

郭璞说：“但是，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有另一人也会同行。”

我问：“是嫦娥？”

郭璞笑了笑：“明早你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节



说实话，我当晚没有睡着，整夜都在卧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那座神秘的金谷园。

次日鸡鸣之后，我就匆匆梳洗，换上旅行用的藤鞋和长裤，赶往朱雀航旁的郭璞家。

推门进去，在影壁下我看见郭璞正和一位陌生女子谈笑。见我出现，郭璞便指着我对女子介绍说：“来了来了，这位就是我所提起的那位才高八斗的干令升。”

我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这女子。她穿着单碧杯文罗裙，带着一根青色的玉笛。虽然女子的眼角已经有了些微的皱纹，但神态气质都恬淡高雅，依然是个美人。

我对郭璞问：“这位女史是？”

郭璞说：“我来介绍吧，她就是要和我们一同前往天目山的旅伴，名叫宋祎，是乐坊的大师。”

乐坊的大师？我更是莫名其妙了，调查灵异事件和乐坊有什么关系？

宋祎恬淡地向我施了一礼，说：“妾身早就听说过干令升的大